



过昭通大山包记

金铃子

失。如果你体会到孤独的深意，就听到大山包秘密的自语，那些来自鹰的呼唤，马蹄的“嘚嘚”声，那些兔子的长耳朵，香气四溢的草甸。你就理解了孤独，并在无意中获得爱。

二

鹰，两只鹰在大山包的高空翱翔。它们飞翔的姿势有时候像狂草，是我泼墨的少年不经意挥就的长毫，那是欢欣鼓舞的，爱的迷局，诗的颤抖。是我和你相遇之歌，消耗，燃尽。有时候像楷书，那是暗夜的寂静，建筑物繁复的幽深，是柔软的集中捧出的夭折的雏鸟，书页中永远不敢翻开的那一页寂寞。有人问，“真的是鹰吗？”我安静地坐好了会看，看它们飘过鸡公山。它们来了，又去了。它们向牛栏江飞去。留下徘徊中的我，站在茫茫的高处。何不走近我，让我看看你翅膀下的风声和天空。我召唤它们，没有回应。没有。我不相信它们已经离开了我。我希望它们只是向南而去，送去石头和香草。我以此获得永生，获得我爱。它们一只接一只向你飞去，一只接一只。

阿诗玛递给我一个烤好的土豆。那是一个老去的女子，头上裹着绿色的头巾，头巾下面是淡紫色的帽子，系着桃花图案的围腰，她黝黑的脸庞发出夕阳的光芒，这光芒让一切不那么单调。她又递

给我一个燕麦饼，说，“可好吃了。”她给我一个灿烂的笑，同时发出风过发丝一样的小小的叹息。“我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都在市里工作。”她一边在土豆上蘸调料，一边说，“我烤的土豆最好吃。”阿诗玛，我灰发的祖母。在一个曾经的冬天，我砍好了柴火，挑着担子穿过一个又一个山坡，走进村庄已经是黄昏，你在村头的小河边等我，从怀里取出，一个滚烫的土豆。每当我小心翼翼揭去那滚烫的皮，并狼吞虎咽吃下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是一个被土豆暖大的孩子。它是我的圣物。

三

羊群在跳蹬河边吃草。它们的小嘴贴在干枯的草甸上，鼻翼不停地动着，将草一根接一根送进嘴里。一只瘦瘦的黑山羊，身躯朝右，头部向左，两旁的毛轻软地垂下来。左侧是一只肥硕的绵羊，身躯朝左，头部右转，长长的羊嘴巴一歪一歪地，永不倦怠地咀嚼着。如赵孟頫的羊图腾。难道这个才气豪迈，如神仙的人也来过大山包？如此时的我，看远方在夕阳下闪烁的跳蹬河，河水绕着山坡一湾又一湾，山坡上、河谷边，到处看到白色、黑色的羊，稀稀疏疏地分布在阳光下。他心里想盘算，这是我见过的最温顺、最优美、最清洁的羊

了，他从布袋里取出了纸笔。看来，从古至今，美好的风景都是一样的。他又在河边走了走，闻到河里的鱼腥味，他低语，“好多鱼呀。”那时的我，应声而答，“都是为你准备的。”我弯下腰，从包里取出新的宣纸、笔墨、新的野花。他漠视我的存在，仿佛一个古典主义者审视一个浪漫主义者；一只鹰看一双扯断翅膀的麻雀。他发出悠远的声音：“在人类难以攀援的地方，我们被迫发出一些声音。是忧郁的回响，在不可能望见的山路的尽头。有新的泉水涌出。在那些高山上，那无数的泉水，上面点缀着葡萄园、橄榄树林和羊群。有牧童在峭壁和峻岭的草地上放牧了。我闻到红籽悠然生长的声音，圆润而震颤。它非常温柔，多像母亲。杉木和木槿子发出暖味。雀的叫声也一模一样，只有一只，一声不出。谁在告诉我，它的灵魂与精神之翼还沉重的系着？”他的声音轻柔委婉，如这里的风景婉曲动人。我说，“不，在这里可以翼装飞行，我们可以像鸟一样飞翔，从大山包飞入磅礴的乌蒙大山沟。”

车子一个转弯，我恍惚了一下，他已经消失。我的白日梦因为一个弯道而成为传说。这样也好，这样总比相见无期要好。

沈洋指着远远的乡村给我们看，“那就是我的家乡，大山包村。我的家在中间。”故乡是那样模糊而清晰的存在。墙上的裂缝装满了沉默的记忆，丛生的杂

草长满游子的思乡，这个乡村带着久远的花落和鸟鸣。那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主人，只为带我们看3000多米海拔上的高原净土，百鸟繁衍生息的鸟类天堂。它们飞翔过的痕迹。我们来早了，黑颈鹤还没有回来。它们三月三就走了，要九月九才来。只能想象那黑美人的颈项。它们悠闲地呆在松枝上，那是仙客、仙子、仙禽、仙骥，是蓬莱羽士。是华岩的《松鹤图》，边景昭的绢绘本，徐悲鸿的《松柏双鹤图轴》，林风眠的《白鹤》。也许，是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的鹤鸣，让我顿悟山水之道，满松明月。来早了。“思君令人瘦如鹤”，当我成为一只鹤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同类了，说鹤语、飞鹤舞。我的脉搏静止了，它在为我跳动；我的血液凝固了，它在为我流动。

唉，我要想念那如诗的飞翔，优美的颈项了。

四

音乐与音乐，透过一个个梦境，推开一扇接一扇门。与我相碰，那是巨大的唢呐，吹奏的迎宾酒曲，美丽的舞家姑娘，身着青色的衣裳，头帕、花帽、衣领、托肩、衣襟、袖口、腰带、披风、裙边绣以红、黄、黑精美的彝绣，图腾的崇拜。她们手举托盘，托盘上是浓浓的米酒香。那酒香从她们脸上笑意盈盈的酒窝涌出来，缚

住了我。我喝下满满的一杯酒。你叫盈盈吗？她笑而不答。我要叫你盈盈了，盈盈一枝花，只有你才配得上这个名字。整个晚上，我被歌声围绕，《苏木地伟》《阿老表》《云岭歌声》《米酒喝个够》《彝人之歌》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》，尽管我缺乏音乐知识和灵感，那个戴着银耳环、雄鹰羽毛帽、黝黑的熊一般的汉子，一定是歌王。他有时候激昂慷慨，又透着离乡人的萧条；有时候悠远凄清，像一只泣血的雄鹰；有时候如疾风，似奔跑的猎豹；有时候如暴雨，有时唱得如此的淡雅。四弦琴，他在头顶、身后、胸前弹拨，这独特的音乐风格，少数民族特有的野性，顽强的生命力。他们击打我。我靠墙而坐，洗耳恭听。忍不住唱和：

我爱这奇异的国土
这花和星，这黝黑的熊一般的男人
他巨大的斧头，劈开春天的河流
劈开放纵的花朵
一切荒原的美
有声音的世界
满山的春风，要我去赞美
要我陪它回家
回家……我想不出它住在怎样的房子
硕大无边的房子
我知道，我要回家了，在回到重庆的路上，那在夜色中奔驰的车辆，我不知道哪辆车里坐着我的爱人。坐着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。我非常喜欢的诗。

永远的五盘磨

张春晖

在弥渡新街镇罗荡村村委会东面的山坳里，隐藏着一个僻静的小村庄。这里河水潺潺，古木参天，茂林修竹，鸡犬相闻，宛若隔世，是许多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。这里叫五盘磨。

从214国道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径直往东走，大约五六公里路程，尽头豁然开朗，半山腰上斜铺着一个古老的村落，这便是五盘磨村。村下是幽深的九股箐，九龙水缓缓地穿过小桥，跌下岩坎，绕过树丛，未进村就能听到“哗啦”的水流声。箐旁长满了粗壮笔挺的龙竹，郁郁葱葱，一丛挨着一丛，形成密密麻麻的竹林，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把整个村子围在其中。村对面高大的老毕山，草木葱茏，梯田相间，零星的花朵散布其中，仿佛星空般耀眼夺目。

天空艳阳高照，高高矮矮的房屋沐浴着阳光，黄色的土墙、黝黑的屋顶、嫣红的花朵、清凉的山风，弯弯的沟道缓缓穿过村子，一切显得那么安静和自然。麦苗在碧绿的田块里悄然生长，土鸡在竹林下来回觅食，小狗在门槛外低头打盹，一方阳光铺满了平整的村道，除了摇曳的竹枝和婆娑的竹影，整个山村就像一幅静止的田园画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听到我们愈来愈近的脚步声，狗儿警觉地狂吠起来，悠然觅食的土鸡四处散开，叫唤着躲进竹林深处，也惊动了远处躬身劳作的村民，直起腰来四处张望。

村子中间是一块宽阔的活动场地，在半山上辟出这样一块地，足见村民的勤奋与努力。场外建有一个休闲亭，一位老人正坐在里面休息。终于遇见一位村民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和老人打招呼。老人说，他今年81岁了，身体还很硬朗，全村不足30户人家，高寿的人却很多，最大的比他还年长6岁。问起村名的由来，老人介绍说，过去这里山高林密，水源丰沛，箐水奔流，很少有人涉足。民国十年，有一彭氏兄弟从四川会理逃难至此，看到这里水源丰沛，便于耕种，就定居下来，繁衍生息至今。后来，心灵手巧的彭氏兄弟在九股箐上游架设了三盘水磨，供当地人加工面粉使用。到1951年，随着当地人口增多，又架设了两盘，所以称为五盘磨。

随行的同事总是夸这里环境优美，水多有灵气，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。老人急忙摇头摆手：“别挖苦了，我们这里是山旮旯，路又不好走，谁来呀！”他说，长这么大岁数了，过去进村是小路，人走马驮都很困难；后来修成土路，路面拓宽也平整了，可以通车，但狭窄弯多，坑洼不平，雨天路滑难走，村民到外地出售烟叶、卖大蒜，赶个集很是不便。言语间，脸上不时闪过一种忧郁与无奈的表情。

恰好我们知悉镇政府要在年内扩建硬化进村路的消息，便把情况告诉了他。老人一听，严肃的臉庞顿然露出了喜悦的笑容，他高兴地说：“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，我这辈子还能看到柏油路进村，做梦也想不到！”据说，一个新街镇就这个自然村没有硬化进村路，今年做完，全镇就完全实现村村通柏油路了。这个喜讯，也许到了晚上便会传遍各家各户。

现在，石磨早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走出幽深僻静的大箐，被牢牢地安放在村中的广场上，当桌面使用。闲暇之余，村民们坐在磨盘旁饮茶聊天，讲村庄建设，谈经济发展，说古论今，那凹凸不平、满身磨痕的石磨盘将永远和这个村联系在一起，镌刻在村民心中，默默地记述这个村古老而沧桑的往事，也静静地展望村民幸福而美好的未来。

龙街渡的魂

王胜华



相约香炉山

白付平

马龙香炉山距昆明90余公里，这个有着马龙古时“八景”之一“香炉倚空”美誉的地方，已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胜地。

一个夏日周末，我们沐浴灿烂的朝阳来到了香炉山。极目远眺。金色朝阳的照耀下，淡淡的晨雾轻飞漫舞于绿色香炉山的沟壑峡谷中。偶尔又从幽深的峡谷里传来几声牧歌，以及大雁掠过的嘶鸣，香炉山更加显得深邃悠远而空灵。

“来香炉山就是看两只天生的大香炉了。不然会白来一趟。”同事充满诱惑地说。我们兴致勃勃，攀过一段悬崖，转过一道山弯，突然两只倚岩而居的天然香炉，犹如两个向苍穹高仰头颅的姐妹。浓雾渐渐淡去，只见岩石生成的两只高大“香炉”，宛若两尊圣洁的女神，在阳光下，在雾纱里，光彩夺目，我不禁脱口轻吟出李白的诗：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……”

与我们一起来爬山的当地文化站一位老站长介绍说：“香炉山在历史上就是佛教圣地，早年间，香炉山寺院林立，诵经声声，游人如织……”

朋友说：“香炉山虽比不上那些名胜大川的美，但它有着天然自生的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

小